

禹州西关李福生，冰糕箱上看题名

□刘俊民

想起冰糕，想起李福生

在我小时候，禹州最火的书法家有

两个。一个是张自立先生，大街上多

见他题写的门匾。另一个是西关李福生。几乎遍布城乡的每一个冰糕箱上，都有他的题字：冰糕——西关李福生书。

我一直未能见到李先生，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故事。但一想起童年的味道，就会想起冰糕箱上他的大名。

一些追忆

上面的这几句放在微信朋友圈，引来了许多朋友的共鸣。

一位远方的朋友说：这说明你们很讲究啊。

题写个冰糕箱，还要郑重其事地签上大名。确实，满满的仪式感。

王献臻先生回复道：“西关李福生已经驾鹤西去。”

他说，李福生家住西关街田家拐口附近。30多年前自己在禹州市二高上学，吃住在西关街的亲戚家，每天都要从李福生家门口路过，在

街头也经常见到他提着油漆桶，遇到求字者，来者不拒。听人说不咋收费，有钱给点儿，或者给几根冰糕也可。

他说，当时没有电脑刻字，商家的门头常见张自立、杨万成、袁泰安等书法家的题字，李福生题字纯属个人爱好，他算是民间艺人吧。街头冰糕箱上的字十有八九都是他题的，街面墙头上也常看到“西关李福生书”字样。可以说，他是当时的“流量明星”。

网友“大风起”说，20世纪80年代，李先生很是知名。冰糕箱上的字就不多说了，印象深的题字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老北关医院放科的门头，3块40厘米见方的大玻璃上，大红漆写着“放射科——西关李福生书”；另一个是在老汽车站旁边一所公厕的墙上，大红漆写着“厕所——西关李福生书”。

当年只是感到好笑。一个是严肃场所，一个是大俗之地，感到李先生题字成狂了。把字写得那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

主动献技

对于李福生，曾在禹州某医院任职的刁训启先生印象很深刻，回

忆起了30多年前的结识。

李福生这个人，老是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理个光头，天天掂着一个油漆桶和各种毛笔，走路摇摇晃晃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医院刚刚起步，医院对门是个钻井队，队长姓高，是我老乡，两家单位相处也很好。

一天，高队长对我说，他们单位有块铁黑板，我们可以拉走作为宣传板。

高兴之余，我马上安排人油上白漆，把孙思邈关于“大医精诚”的名言也准备好了，计划请个书法高手写一写。

谁料漆还没晾干，大门外走来一位掂着油漆桶的老者。他主动请缨说：“给别人写，要钱100元，给你们写优惠，60元就行。”

我说：“油漆还没干，再等等吧。”

他却不听劝阻，拿起毛笔便抹了上去。一根烟的功夫，板子上写满了字。

唉！写都写了，那就出钱吧。老者欣然接了钱，起身就走了。

有人告诉我，他叫李福生，禹州西关街人，当地书法家，名人。

我看了看李先生的书法水准，感到很一般，也可能是写得匆忙的缘故吧。

那块宣传板，一直保存到2000年。

王同心的影响力

朋友“门口看风景”与“和静”先生，聊起许昌的书法家王同心。

在曾经的许昌县，从枪杆刘到尚集，备战路（国道）两侧，墙体、店铺牌匾几乎全是他的柳体手书，一路所见，尽是“王同心”。

其影响所及，南至临颍，北到长葛。

墨宝润格几何呢？说法不同。有人说，熬碗烩面就中。

字能换饭，且能延绵几十公里，没有书家堪与比肩。

略论

20多年前初到许昌，对于王同心的书法，约略有些印象——郑重其事的楷书大字。品级如何，不敢妄评。

李福生的书写要潦草得多。看到他的题名，总会有种喜感。

他生逢其时，遇到了冰糕畅销的时代。

我相信，他是真的痴迷书法，并且，渴望以书法家的姿态，走入人们的生活。

他的创作都是实用的，没有闲笔。他的每一次落款，都是一次自我肯定，姿态张扬。

如果放在今天，以他热忱的性情，旺盛的精力，执着的态度，一定能吸引万千粉丝，胜过无数网红。

在今天的网络上，网红们以不同的方式竞相呈现。有人晒猫，有人晒狗，有人晒吃饭，有人晒垃圾。

李福生如果生活在现在，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自我呈现呢？

那个尽情书写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书法艺术依然高居殿堂，民间书写却早已死亡。电脑刻字统治了街头门面的牌匾，以及一切摊点。

靠着热情来题字，再也换不了一碗烩面，甚至一只冰棍了。一些衣食无忧的爱好者，带着对书法的无畏与执着，寂寞书空。换来的，是“老干部体”“江湖体”的嘲讽。

街道尽数改造，冰糕已入冰柜。李福生们的万千书写，均成过往。

声名利朽，万物亦然。

总第一四二期

春

秋

楼

金



清风峡里的爱晚亭

□陈仁红

你伫立于清风峡的清风里
用缕缕时光
把自己编丝成绳
放在岁月的深处等待
枫林中的白云
已化成雪
一年，又一年

我追逐唐朝的背影
寻觅
漂洋过海 踏遍千山

历经千年修炼
你终于落定尘埃
湘江岸上的纤夫呀
每次路过岳麓山下
号子 总是能喊成唐诗的韵脚

与你重逢 暮色已浓
突然 空谷里
一辆马车驰骋而过
像一阵香风路过了我

黄 河

□李耀峰

从远古宗列盆地爬出来
流出一泓雪山的清澈
攀缘上黄土高原的脊梁
扑向广袤的大地
千里风尘染黄袍
纵身跳入大海洗涤

你是民族流动的历史
每一段乐章
都咆哮出激昂的旋律
奔腾到二十一世纪的湾头
神州的图腾
栖落在曼妙的时光里
梳理着美丽的羽翼

炎黄的子孙们
亲切地依恋着你
横卧河面的大桥
是你新生的长臂
牵连起两岸儿女

白鹭碧空衔丽日
河草萋萋如青丝
泊船飘扬的那抹中国红
摆渡你一舱青春的诗意

重游有感

□郑良玉

浅冬未雪叶迟落，
回念峥嵘数坎坷。
心许教園汗作雨，
身负重任苦当乐。
曾传捷报花成海，
欣闻桂香袭浪波。
往事萦萦绕梦寐，
西楼袅袅传笙歌。



金色时光 河之舟 摄

雁 南 飞

□张树民

深秋时节回到豫东南故乡。在故乡的高天流云下，忽然听到雁的鸣叫声，循声望去，一队南飞雁，缓缓飞过晴空，不久便消失在茫茫天际了。

此情此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孩提时，每每听见大雁的叫声，祖父便对我说，不要抬头。

可是，我往往难以抵挡大雁的诱惑。祖父不在身边时，我就止不住地仰天拉长脖颈。

北方的天空，被大雁视为理想的征途。

天空是雁阵广阔的舞台，雁阵是天空自然的风景。大雁之美，在于雁阵。大雁每年春分后飞回北方繁殖，寒露后飞往南方越冬。群雁飞行，大多排成“一”字或“人”字形，因为行列整齐，人们称之为“雁阵”。我发现大雁的飞行路线是笔直的，由富有经验的头雁带领，加速飞行时，队伍排成“人”字形；一旦减速，队伍就由“人”字形换成“一”字形，这是为了进行长途迁徙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大雁的啼鸣不同于燕子清脆，也不同于麻雀短促，它们似乎声声作歌。它们的歌声很特别，有时边飞边鸣，不停地发出“伊啊、伊啊”的叫声。大雁热情洋溢，能给同伴鼓舞，用叫声鼓励同伴飞行。而在“人”字尖上飞翔的头雁更是十分辛苦，它扇动翅膀不停引领后面的雁群，从来不会让小雁和老雁掉队。其实大雁南迁的过程是非常艰辛劳累的，它们用自己的言语互相安慰、相互鼓励，仿佛在给人间阐释团队精神的正内涵。

人过留名，雁过是要留声的。书上

都这么说，事实上也是这样。与燕子、麻雀、喜鹊等许多本地鸟儿不同，大雁长相柔和，性情温顺，合群。由于对生活环境要求高，它们很少与人发生接触，也很难被接近。这并非它们自恃清高，桀骜不驯。也许是每年万里的南北迁徙赋予了它们高度的警惕性。据说雁群在休息或进食的时候，总有一只雁独自巡视放哨，一旦见有人靠近或发觉其他威胁时，便会长鸣一声，这群雁便齐刷刷地飞向天空，列队而去。在我的认知里，作为大型候鸟，雁“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童年时在寒露过后的原野里，我大约在30米之外的麦苗地里看到过大雁的模样。它体型像农家饲养的鹅，羽色淡灰褐，有斑纹。后来读书，才知道有鸿雁、灰雁、豆雁、白额雁等。

大雁之美，在于它的飞行，也即雁阵之美。大雁高飞，一般是在早晨或者傍晚，也有在夜间飞行的，难以被看到。傍晚的雁阵，总是给人以苍茫之感，特别是在秋风萧瑟的时候，一串雁唳，让人心底无限肃穆。而在早晨，在灰蓝色的背景下，映衬着晨光，它们像一粒粒发光的珍珠，使世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飞行中的大雁，看上去很小，飞得也不显快，那只是它们飞得太高的缘故。

雁阵之美，还在于它能给人以遐想和无限诗意。依稀记得小时候，在秋天的原野里看着列队前进的大雁会天真地背诵着：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啊！秋天来了。长大后接触到了更多的有关大雁的诗文，如毛泽东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陆游的“雨霁鸡栖早，风高雁阵斜”，白居易的“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以及“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等。这样的诗句，即便只是纸上的诵读，也有苍凉之美遍袭心胸。

雁阵之美，还在于它能给生活提供哲思。有研究表明，雁阵的飞行能比单飞的雁提高22%的速度，因为雁阵中的雁两翼可形成相对的真空状态，头雁没有真空，无法讨巧，但是不停轮换的。为群体共同目标精诚合作和甘于牺牲，这确实值得有思想的人类深思。

苍穹中有雁飞过，与欢乐的白云同返故里。不过，我倒是希望大雁是被迫离家流浪，漂泊异乡，饱尝游子的艰辛和离家的苦涩。按照我的审美思维，只有这样，大雁的横空才更具有悲剧的美。

苍穹是心灵的影子。大雁深悟其妙。比大雁更有思想的人类也常常在无际的苍穹和遥远的地平线上探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是在摸索自己心灵的影子，把内心风景的影子投射到身体之外。在宁静、旷达的风景中，一些人看到了人类的本性，抑或，还有生命的本质。夕阳、骏马、皓月、帘幕、薄纱、轻雾……这些外在的事物不过是人类心灵的影子折射出的景色。

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我常常在空旷的苍穹上搜索大雁的影子。当我发现大自然中蕴含的美学意义竟然是人类心灵的影子时，我才理解了祖父。他是在用心灵感悟大雁飞翔的影子。高空中的大雁，是实实在在的物体，如果没有白云，就无法折射出它的影子。把大雁的影子收藏在心灵，生命的意义就会攀援到一个更为旷远的境界。

很久没有见到大雁了。我很怀念。所以，这次回家能看到雁阵真的是一种福分。长风万里，雁阵高飞，天地悠悠任其翱翔。但天空不是大雁的家，今夜，它们会降落在哪里？唯愿世间水草肥美，供大雁繁衍生息。